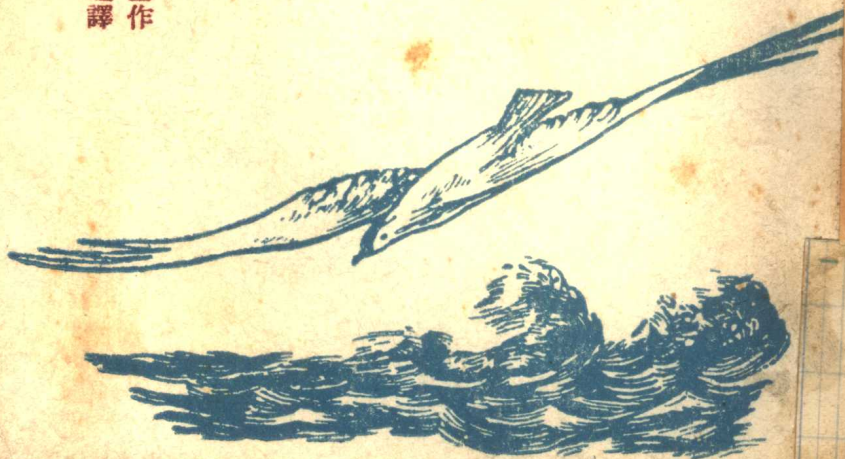


生命在呼喊

貝洛·貝爾采可夫斯基作
葛 一 虹譯



生命在呼喊

著基斯夫可采爾貝·洛貝

譯虹 — 葛

天下圖書公司印行

——平北·九四九——

生命在呼喊

原作者 貝洛·貝爾采可夫斯基

翻譯者 葛 一 虹

印行者 天下圖書公司

一九四九年五月

北平第一版

有著作權
不准翻印

生命在呼喊

——四幕劇——

人物

賈多夫——一個老教授

卡林娜——他的女兒，二十七歲

尼吉丁——她的丈夫，四十歲

加希甯——三十九歲，一個化學工廠的廠長

沙維奇——另一個老教授

醫生

蘇聯名劇譯叢——天下圖書公司印行

帶槍的人

包一哥 虹譯
葛一 虹譯

生命在呼喊

貝洛·貝爾采可夫斯基作
葛一 虹譯

栗子樹下

西蒙諾夫作
荒 無譯

生命在呼喊

一九四九年五月華北一版

基本定價：四元五角

第一幕

景：兩間屋子，或一間用板壁分隔成兩部份的屋子。屋子的右邊屬尼吉丁和卡林娜，左邊是賈多夫的。尼吉丁站立在一個書架前面，若有所思地檢視書本，翻着篇頁。

尼吉丁：（拍的一聲闔上一本書）一大堆的書，我真不知道從什麼地方來開始……就是這一半吧，也够消磨我下半世了。（垂頭喪氣地在室內行走）我來幹什麼呢？從那里來開始呢？我糟蹋了十四年啦。十四年！即使你不把我在內戰里的時間計算在里，還是有着足夠的時間給我讀完工人補習學校，或者大學的呵。可是我却把時間浪費了。（擊着他的前額）多少年——！過去了——！一事無成。你這傻瓜！你這懶鬼！（諷刺地）你以為有了階級直覺便什麼都有了嗎？「我們工人可以不用書本上的學問而順利做事的」，你說；「書本上的研究不過是布爾喬亞的一種偏見」。你這可憐的蠢材！

卡林娜：哈囉，費多夏！

尼吉丁：卡爾耶，你到底回來了！

卡林娜：你找我嗎？

尼吉丁：噢！現在！當你不在的時候，我學得我像一個迷途的孩子一樣。要不是爲了你的緣故，我真

要給憂鬱磨拆死了。

卡林娜：（收拾屋子）那是沒有用的，我的親愛的，那是毫無意義的，於事無補的。整天的愁眉苦臉不能解決你的困難的呵。

尼吉丁：好，但是我做些什麼呢？我不好意思在街上露面了。在街上走的時候，我似乎老覺得走路的人都在瞧着我，背地里說：「你看見那麼人嗎？他是一個破壞者！」

卡林娜：（笑起來了）此外你有什麼感想呢！（由衷笑起來）一個破壞者，是的！

尼吉丁：還有恥辱呢？

卡林娜：唔，你是不能用痛哭流涕地嚷嚷來把恥辱洗去的。你總得要做點比那個更實際些的事情才好呵。

尼吉丁：你意思是指學習嗎？

卡林娜：是的，當然咯。那就是人生所需要你的什麼呵。學習！那是真正必需的東西。我已經跟你說過不止一次了。

尼吉丁：但是，看這裏，卡爾耶，學習我所需要的什麼，那得花掉我多少的時間呢？而在這些時候里面，我却須得蒙受着恥辱的。

卡林娜：爲什麼呢？爲什麼你把你的將來看得這樣暗淡？無論怎樣，你可以擔任一些黨的或社會的工作的，你難道不能夠嗎？這樣，你便可以顯顯你的本領。是的，同樣的，你也可以用你的學

習來表現表現的。

尼吉丁：（深深地嘆氣）不……那不是那樣的……那不是的……

卡林娜：那末，你願意做些什麼呢？你自己作何打算呢？

尼吉丁：假使這里有一個戰爭，我祇要出發到前線去，不久便可以恢復黨的信任的呵。但是現在，我不知道從什麼地方來着手。

卡林娜：你再也找不出比我的建議更好的東西的了。你只是把你自己弄得如此的神魂顛倒罷了。看看

你自己……你變得蒼老，憔悴，兩頰深陷。今天你吃過午飯了嗎？

尼吉丁：是的——啊，是的，當然咯。

卡林娜：你在說謊，我知道的。

尼吉丁：上帝知道，我沒有說謊。

卡林娜：我懂得你和你的「上帝知道」。

尼吉丁：真的，我吃過午飯了。

卡林娜：你知道，費特耶，我不會讓人用了「真的」這一個字來掩飾一種謊語的。

尼吉丁：可是我真的吃過午飯了。

卡林娜：我相信在你的一生中，你吃過許多次的午飯了。我要知道的，今天你吃了沒有？

尼吉丁：（帶着一種犯罪的眼色）噫——！你指的今天？

卡林娜：是的，那才是我的意思——今天。

尼吉丁：不，今天我沒有吃過。

卡林娜：我早知道了，我早知道了。你爲什麼不吃呢？

尼吉丁：噢，我簡直沒有胃口。假使你要知道全部的實情，那昨天我也沒有吃午飯。

卡林娜：好吧，你立刻到飯店里去。要不——等一下。我跑去給你拿午飯來，你在家裏吃吧。

尼吉丁：不，不，卡爾耶，沒有必要。你累了，我自己去吧。

卡林娜：（離開他）不，我不相信你。（開玩笑地）讓我，否則我要咬掉你的耳朵了。（跑出去）

尼吉丁：（在她後面）你是一個好姑娘，卡爾耶，一個真正的好姑娘。要不爲了你，我早就要喝個一榻糊塗，解解悶兒。雖然我從不聽你的說話，也從不接受好意的勸告。現在呢，我終於得到報應了。（粗暴地）我是一個絕頂的蠢材呵。

（門上有人在敲；加希甯進來）

加希甯：哈囉，費奧杜爾。

尼吉丁：（一驚）加希甯！拜夫路計划！我真想不到呵！

（他們熱烈地擁抱，加希甯把尼吉丁舉了起來）

尼吉丁：你從那兒來的呢？

加希寧：西伯利亞，老朋友，一直從西伯利亞。

尼古丁：你在這裏有一個長時期的停留嗎？

加希寧：一直等到他們送我別的地方去。

尼古丁：你在做些什麼呵？

加希寧：管理一個化學工廠。

尼古丁：奇怪！——啊，我們不久以前還是碼頭上的脚伕哩。你可怎麼走上那條路的？

加希寧：啊，那十分簡單。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：我開始學習，改進我自個兒，後來讀完了工學院。

你不能把社會主義建設起來的，要是你不能够比ABC知道得更多一點的話。

尼古丁：那是實在的。那末你在西伯利亞幹些什麼呢？

加希寧：在那兒建設化學工業，你知道我想着什麼——我想西伯利亞這個名稱現在必須改變的了。它

不像從前那麼輝煌的了，這就是說，遼遠的，不開化的無用之地，罪犯的充軍地方，帶着鐵鏈苦步徐行的一羣羣的囚徒——事情都過去了，永遠過去了。我們應該給它起一個另外的名稱了。

尼古丁：我十分贊成。你再講講，你回到我們自己故鄉去過嗎？

加希寧：是的。老一輩子的死了。我的兄弟們呢，參加了集體農場。

尼古丁：鄉村變得很多嗎？

加希賽：是的。大概有百分之六十參加了集體農場。你還記得山上的教堂嗎？現在有一面紅旗在它上面飄揚了。它變成了一個俱樂部。他們有無線電，托兒所。你不會認識這老地方的了。

尼吉丁：我有許多年頭沒回去了，現在也沒有什麼要回去的。我們的朋友們死了，過去啦。

加希賽：你的太太和丈人在什麼地方？

尼吉丁：我的岳父此刻在一個療養院里，卡爾耶不久就要回來的。

加希賽：好，你在幹什麼呵？

尼吉丁：（悽然地）我是在垃圾堆里。

加希賽：你是嗎？你？

尼吉丁：是的，我是的。

加希賽：那是什麼緣故？

尼吉丁：我落伍了。我不能跟生命取着同一步調。我沒有足够的教育。（停頓了一下）當然，我能够閱讀跟寫寫的。但是我到處努力找點工作，却沒有什麼是真正重要的，不過一些小事情罷了。啊！（做出一個失望的姿態）談它有什麼用處呢？還是讓我們來聽聽你怎麼經過了學院，又變成工廠里的一個頭腦兒的。

加希賽：當然咯，我是一步一步做的。那好像在爬一座高山一樣。最初我約束我自己，組織我的日常生活和我的時間，不管環境怎樣，我總是要抽出一二個鐘點來學習。開始的時候，我的懶惰

是不容易克服的，但是過了一些時候，我就可以克制它了。——不久這一種規則成爲我的習慣，於是我進步得更快，甚至還可以找出時間跟女孩子們一塊兒到外面去運動運動哩。

尼吉丁：（一種熱望而又憂鬱的語調）而我在這裏既沒有規則，也沒有知識。我靠着我的直覺。現在結果便是如此。

加希賽：發生了什麼？

尼吉丁：我被取消担任一種重要的位置的權利已經三年了。

加希賽：（驚駭着）什麼？——你一定在開玩笑。

尼吉丁：我被任命去建築一座標準的建築物。

加希賽：好，說吧……說吧……

尼吉丁：可是這座建築物却被證明出來是要不得的。

加希賽：要不得的？

尼吉丁：主任工程師被發覺是一個破壞者。但他已經引我走上了那路兒哩——魔鬼捉他去吧。他被關進牢監，而我被判處了三年。

加希賽：是的，這是一件不愉快的事情，我必須要說。

尼吉丁：我幹那個工作的緣故，爲的是希望這下半世幹些建設工作呵，可是經驗告訴我你沒有訓練是不能做得出色的。關於技術方面的事情你自然是很明白的了。

加希賽：是的，你沒有理論是不能成功的。你知道，那不是一九一九年了。

尼吉丁：一點不錯。可是我卻還像在一九一九年那樣幹着。我祇是蠻幹一起罷了。

加希賽：你現在在幹什麼呢？

尼吉丁：（帶着一種免強的笑）我在一個機關里看管通行證的桌子，你知道，那就是發通行證給要進那幢屋子的人們。有一個時候，假使你還記得，當我指揮着一支游擊隊的時候，我們攻下了許多市鎮，對於我的任務我是很了不起的。

加希賽：現在你想幹些什麼呢？

尼吉丁：噢，鬼知道呢！我沒有什麼知識。我從那裏可以得到它呢？

加希賽：那並沒有十分可怕呵。在你前面，你有着很不少的時間哩。

尼吉丁：不，現在那一切都在我後面了。四十年過去了。那許多在革命以前我失掉的，我倒不覺得十分可惜——它們的失掉並不出於我自己的過失——但是在革命以後的許多時間却浪費得使我良心難受。（指着書本）讀完那許多書，并且消化它所有的，我須得從我的求學時代開始，而不應該留在我老年時代呵。

加希賽：噢是的，你是一個老得可怕的人了，你不是嗎！你沒有必要把你造成一個教授呵，你有這種必要嗎？

尼吉丁：假使我只要是一個技術工人，我就可以用工作來洗刷我的恥辱。但是我能够做什麼呢，像我

現在的情形？一天又一天的好像一個殘廢的人一般地坐在通行證桌子旁邊。

加希寧：然而你又不是一個跛子呵。

尼古丁：我怎麼個樣兒，那就得看我的腦袋怎樣了。雖然不是一個跛子，但那完全是一個樣兒的，可不是嗎？——看到優秀的人們像你一樣的向上爬，看着年青的人們勝過我——那倒不是我的嫉妒，而是我對於自己落後的慚愧。（一個停頓）這就是我的境況。

加希寧：（立起來，在屋子裏走走）但是到底也不是這樣全無希望的呵。關於這件事，我們以後再來好好地商量商量吧。現在呢，我祇能够這樣說：除了學習以外，沒有其他的辦法。

尼古丁：我自己也知道這個。

加希寧：那末幹什麼浪費時間呢？立刻起來幹。幾年的學習就可以使你出頭的。你並沒有了解你自己。你不僅要把你的恥辱洗掉，而且你還得努力去補償你失去的光陰哩。

尼古丁：但是你必須知道最艱難的地方就是在實行。此外（指着書本），當我看到這麼許多書的時候，我就害怕它們在我是太多了。

加希寧：沒有意思的。沒有什麼不可能的。我能够做的，你一樣是能够做到的。

尼古丁：那當然是如此的，可是還有……

加希寧：說吧，那末，什麼事呢？我來幫助你。

尼古丁：（躊躇着）我考慮許多次的了。

加希壽：那末放慮的是些什麼呢？

卡林娜：（此時出現）哈囉！上帝送給我們的這位客人是誰呵？

尼吉丁：拜夫路許加。加希壽。我常常跟你說到他的。

卡林娜：噢，是的。我記得了，十分高興看到你。我聽得許多關於你的了，真的我好像知道你得很清楚似的。

加希壽：我同樣知道你，從費奧杜爾的信上。我知道你這樣多，我可以給你寫一份備放文件呢。

卡林娜：對於你，我也可以的了。我知道的，譬如，你跟費奧杜爾在一個隊伍里服役，你們怎樣攻擊，撤退，和衝鋒，和側擊，機關槍，木棍和梯子的一切詳盡細節的。告訴我，你現在像他一樣的失魂落魄嗎？（指着尼吉丁）

加希壽：（笑着）你怎麼會這樣想的呢？

卡林娜：我意思說，你迷惑不定嗎？一個蘇維埃的哈姆雷特，不是嗎？

尼吉丁：不確的。他從工學院畢業了。他做到了一家化學工廠的廠長。

卡林娜：是嗎？那是我所喜歡的一種行當呢！我是說我喜歡一切生氣勃勃的人；自然他們不一定恰好是化學工廠的廠長。現在（又指着尼吉丁）他最近失掉了他全部的力量了，他常常煩惱着，喊着他是「落後，落後」的。但事實上自己却不知道幹些什麼。

加希壽：是的，他把他的切煩惱都告訴我了。

卡林娜：瞧這兒，加希寧同志，你能够幫助我把他弄醒，並且使他重新好好的過活嗎？請給我一點同志的幫助吧。

加希寧：我已經盡過一點力了。

卡林娜：（快樂地）那末，你已經談過它了嗎？

加希寧：（向尼吉丁垂點地看了一下）似乎是這樣的。

卡林娜：（對尼吉丁）不錯嗎？

尼吉丁：我還要想一下。

卡林娜：但是還有什麼可想的呢？

加希寧：拉手吧！

卡林娜：好！

尼吉丁：（決定地）完全對的！

卡林娜：哈哈！到底對的了！告訴我，加希寧同志，當你學習的時候，你曾經有過這樣的情形嗎？

加希寧：不，我記得似乎沒有過。

尼吉丁：不過他是了不起的人啊。

卡林娜：什麼意思？

尼吉丁：有組織——堅定。

卡林娜：（移動着傢俱）啊，那種情形是不同的。我對於這種人有著極大的尊敬，也許因為我自己不能夠的緣故吧。但是什麼是「堅定」呢？無疑那是不容易做到的事情。

加希寧：費奧杜爾的誇張罷了。那末你對你自己有著極大的尊敬嗎？

卡林娜：（半開着玩笑地）噢，是的。我對我自己有着一種可怕的尊敬呢。

加希寧：你怎麼樣？

卡林娜：我是在幼稚園的程度。我是一個區部觀察員。

加希寧：你不是一個黨員，我相信。

卡林娜：不，不幸不是的。我差得遠呢；我缺少一些東西。

加希寧：勇敢，或者！

卡林娜：是的。我害怕我沒有力量做大事情，那些事情是需要自我犧牲的。

尼吉丁：（親密地拍着她的肩膀）但是在任何別的方面，卡林娜是我們中間的一個。

卡林娜：當然。在精神上我是一個革命者——一個黨的非黨黨員，你可以這樣稱呼我的。

尼吉丁：我可以保證這個的。

卡林娜：你要吃些什麼東西嗎？加希寧同志。

加希寧：不，謝謝。

卡林娜：那末，你也許可以不介意的了，假使你的朋友吃他的午飯的話。他正在過着一種嚴格的節食。